◇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幸福树

立春了，窗外草木经旧冬的霜打，删去了繁复，天风渐渐少了寒意，云空也渐渐舒朗，老树枯枝似有新芽。立春在前，新年在后，趁着新年的热闹，赶市集，备年货，迎新岁，走亲戚，忙里忙外，院落的草木盆栽未曾顾及，许久未松土施肥浇水，多凋零荒废，唯有窗前的那株幸福树，独自立在角落，晒着阳光，开着花儿，却愈加地青绿鲜活了。

此前，我从不知幸福树会开花，只因其枝叶繁盛，叶色青翠，油亮亮的，片片舒展，一簇堆着一簇，四季常绿，庭院一景，远望有股兴旺气。冬日好友来访，伫立在幸福树下许久，抬头观望，像是发现了什么？我正疑惑，他拨开枝叶，惊叹道："快来看啊，这树竟然开花了，好几朵呢，真奇。"幸福树在寒冬开花，实属难得一见，从岁末开到新年，吉祥着呢，让忙碌的人放慢了脚步，有了惊喜，有了闲情，做赏花人。

幸福树学名菜豆树，是紫葳科、菜豆树属小乔木。菜豆之名有乡土气，不合它挺拔繁盛的气质，居家绿植嘛，要有好寓意，便有了金钱树、发财树、富贵竹、幸福树这样讨喜的名字，相比菜豆之名，还是幸福之名来得好啊，来得欢喜，来得吉祥，来得顺意，新年是要讲究这些的，家种幸福树，开花散叶，一片生机，自然是阖家幸福了。这株养了数年的树啊，日日月月，朝朝夕夕，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幸福树下经过，此前只见其叶，未见其花，所以，幸福之树常青，幸福之花难开。

这小巧的花儿，没有明艳的色彩，生得含蓄，藏在叶间，呈喇叭状，花色由浅绿渐变成浅黄，末端裂成五瓣，微微翻成唇形，唇瓣似白，白里隐青，如玉，给人温润之感。整体看，又像小小的铃铛，三三两两垂在枝头，风吹过，似有清香。此花之贵，不贵其稀少，而贵在淡雅，花色花香皆淡，没有那样的热烈，这是它独有的气质，诠释了幸福之名，真正的幸福也是如此吧，生活的酸甜苦辣咸，贵在淡字，少盐少辣，饮食清淡，少争少抢，生活看淡，谓之淡然。

开幸福之花，是大家的所想、所求与所愿。为此，人们把正月的出行看着极重要，这关乎一年的气运，母亲要去寺庙祈福，正月天寺庙香火极旺，大至殿宇金身佛像，小至乡野砖瓦搭建的土地庙，贡品堆积，香火不断。神明不分大小，遇之则拜，贵在虔诚，贵在庇佑，祈求岁岁年年的平安与幸福。幸福何其珍贵，幸福来之不易，幸福之花自然难开，幸福树立在那里，如佛陀、如菩萨，神明大抵明白生活的不易，人想要的又太多，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索性眯着眼，俯瞰众生，不言不语，浅浅一笑。"内求诸己，不假外物"，不如杯茶在手，静坐幸福树下，看花赏月，思考幸福的模样——开幸福之花，结幸福之果。

我所追寻的幸福的模样，便是我有一扇窗，开向南方，窗前静坐，阳光和煦，照进我的窗，照亮我的小屋，窗影几何，听歌、喝茶、写文、剪花儿。这扇小小的窗，也是一片天地，窗里窗外，有山河，有秋风，有春雨，有暖阳，有卷卷典籍，有明月星辰，还有我剪下的窗花儿，寻常百姓家，一纸牡丹红，热闹喜气，是希望，是祝福，是安居乐业。造物主如此厚爱，让行星自转，夜晚窗前图景更替，前半夜，土木居摩羯，金星坐人马；后半夜，猎户悬中天，天狼耀南空。

生活确有不易，柴米油盐酱醋茶，碎银几两，为生计所累，为人情所困。然而，生活的美好在于朝暮，在于寻常，在于细微，在于发现，经风霜雨雪，见草木繁荣，发现天地的宽广，山河的壮美，人间的温情，畅怀后的欣喜。想起成长岁月，那些困难的日子，一路跌跌撞撞，有讥讽者、驱赶者、批判者，也有助人者，那是良师益友的结伴而行，常敲边鼓、常出奇谋，方有尺寸之功。

这花花世界，乱花渐欲迷人眼，不知真真假假，如梦如幻。而今，不奢望，不执着，不冒进，也不高看自己。终有失去，如青春，如岁月，如朝夕，如须臾。幸福之树常青，幸福之花随缘，窗前静坐，热爱人间，遥望星辰。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风雨同舟，逆流而上，做热爱的事儿，做有意义的事儿。我爬黄山时，觉其高大，仰望珠峰时，觉其高大，黄山不可比，当我站在星海，回望地球，蓝色的星球里，珠峰与黄山亦无差别。

在幸福树下，得见幸福花开，满心欢喜。幸福的人生求不来，幸福是舍来的，舍中得。恒星之下，坦然接受命运的起伏，接受风雨的洗礼，师说："幸福出于平凡，智慧生于磨难。"心中有梦，眼中有光，生命之花怒放，幸福之花常开。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信笔扬尘

何为腔调

王光龙

前几年，李云先生电影剧本《第六号银像》发表，不久，他的电影《六号银像》上映，嘱咐我将其作品改编为戏剧剧本。于是，一卷厚书稿，一册地方志，置于案上。

剧情简单，情感复杂。这部戏剧讲述了梅大栋为保护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国共产党的第六号银像的故事，梅大栋其弟、其子、其母都为之牺牲，他也身陷囹圄，却宁死不屈，终于护得银像安全。此剧故名《护像》，意喻革命烈士以身护像，以命护像的壮举。

《护像》写作时间不长，前期工作不短。此戏讲述的时间点是在安源大罢工之后，曲折的历史进程，复杂的人物关系，感人的戏剧情节……剧情如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试举一例：戏中银像藏匿之处多次更换，尤其是在敌人搜索梅家那一幕，银像该藏于何处？电影是藏在树上的鸟巢里，戏剧改为藏在门前的水井中。一方面是舞台设计的考虑，另一方面是戏剧冲突的需要：水井里不仅藏有银像，还埋着梅家后代。戏剧一个小高潮，在此跌宕。

写戏之人苦矣。字句长短、文词多寡、平上去入、清浊阴阳……皆有格式。剧本草就，几经增删。独白唱词苦吟，遍求方家指点。想来写戏经年，白头搔短，探骊觅珠，仍入不得法门。一戏搁笔，还需周郎频顾。戏中嬉笑怒骂，戏外苦吟斟酌。写戏之时常常不得开心颜，一戏终了常常无语对寒窗。苦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戏剧表达，悟不出自己的戏剧腔调。何为腔调呢？非人云亦云，亦非隔靴搔痒，非无病呻吟，也非逢场作戏……无准绳，无法脉，得之于心，溢出于文……

古人有云：传奇为小道，填词是末技。就是这小道末技，却要演绎悲欢离合之景，帝王将相之状，才子佳人之情，贩夫走卒之貌……戏里有红牙板轻吟柔情，剧中有铜琵琶高唱豪情，能让人怒发冲冠，也能使人执手相看泪眼。譬如《护像》一戏，《护像》守护的是信念，成就的是大我。何小之有？何末之有？细细想来，何苦之有呢？

我曾妄言：戏剧是精灵。与神语，悟禅言，梦呓词。编剧隔着笔墨纸砚，窥得一鳞半爪；隔着唱作念打，速写下吉光片羽。在宫商角徵羽的音律间咬文嚼字，在生旦净末丑的行当里精雕细琢。作为一名编剧，我们在书写着戏中人物的恩怨情仇，戏中人物替我们演绎着俗世的悲欢离合。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如拿起工尺谱，踏上红氍毹，走进勾栏瓦斯，听南腔北调；演绎优孟衣冠，看百态人生。我曾立愿：笔下立心，戏中立命，写出个人腔调，写出人间烟火，写出江山多娇。

梅染朱扉 周文静 摄

◇风雅颂

汪远定的诗

新年歌声

脚步声里有我的答案
轻、重、缓、急，每一步
都暗含玄机
旧年被北风踏在脚下
雪花落进白发
趣味音乐响起，一曲曲
简单而纯粹
获取春天的足音
草木滋养
携手对抗枯荣无常
不争辩是非对错
不妄下断语
歌声里开火车
到个站台
乌龟，小老鼠，布谷鸟
哪个更机灵可爱
那个冬天动物狂欢乐的歌声
把星星串成一条直线
数不清夜空下的星子
半明半暗的部分
听苏斯博士ABC
听《点点小鼻子》
流年渐渐慢下来
拾掇一生
散落的童年时光

小年记

乡下年味渐浓，炊烟里
升起一轮乡愁
家家户户对年充满盼望
男女老少欢天喜地
各种民俗活动轮番上演

我骑上电动车，带着儿子
一路看山。喜欢山林草木
甚过都市繁华
这是我的心性
每次回乡
闲逛周边村庄小镇
以解久违乡情

月潭湖镇离家只有十里
山路迂曲回旋景色秀丽
路边草木高大挺直，比
上次所见更显苍翠
镇上风景人情颇为眼熟
遇见亲戚熟人，再自然不过
一年又一年
中年之境让我对山川
多了几分敬爱与亲近

正月书

静坐正月
挂霜的流年
冷凝下来
想到几个陈词：
万里，春节，龙马

这个新年在面前
似三驾马车
大家须策马扬鞭
双轮，三轮，四轮
车子形貌不同
但皆是坐骑
一年来我驾车万里
往返于三点
城市，郊区，乡村。
行走喧嚣与寂静边缘
属于我的时间
像一匹青色骏马
穿梭梦境和现实
带我驰骋万里之外

寒风，烈日
依旧无阻
你驱梦远行
直至十里桃花

◇人间小景

母亲又叫秀姑娘

闻 琴

母亲的名字里，有一个"秀"字。母亲说，村里村外的人都叫她"小秀"，要么长长地唤一声"秀啊"，这样的称呼透着亲昵。老人们见她骑车路过，就这么热热乎乎地喊，而母亲也总是笑着，大声回应：唉！

大家伙疼她，是心疼她的身世。母亲还不满周岁，一场产后风，带走了才二十九岁的外婆。当时姨妈还不到八岁，舅舅也只有五岁。母亲记不得外婆的样子，只说姨妈长得像她。可我的姨妈，也没能活过十岁。母亲说，姨妈成绩好，在学校当大队长呢，出意外之前那阵子总是不停地吐痰，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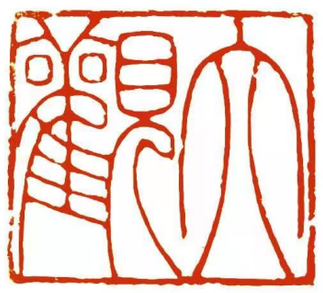
外公是在一个大雪天走的，周岁不足四十九。那天他去地里拔菜，突发脑出血，抢救了没能活过来。外公走后没多久，太外公、太外婆也跟着走了。一大家子人，接二连三地，散了。

村里人同情母亲，是因为她的前半辈子，实在太坎坷了。可这也磨出了母亲要强的性子。不到二十四岁，凭借过硬的纺织技术，她就当上了一家集体工厂的车间主任，在一群女工里说话很有分量，做事让人信服。这个"秀姑娘"，凭着本事和真心，稳稳地立住了脚跟。

我不知道，年轻的她，是怎么一个人扛过那些难挨的岁月。等我成年后，再和她聊起过往，母亲却是平静的。她说，心里只记取那些好的，比如爷爷奶奶经常给她炖猪肘子，穿的用的也比别家的女孩好，她是被疼着、宠着长大的。她还说，从小就学会了做鞋，做的第一双鞋是给爷爷的，被爷爷夸了好久，那份欢喜，真记了一辈子。

正是因为被好好爱过，母亲才懂得生老病死是人间常事，悲哀再多也没有用。她知道我的性格有些悲观，反倒常常劝我，不要为一点小事叹气，日子总得好好过。

母亲擅长做鞋。小囡囡的虎头鞋，春秋两季替换的布鞋，大冬天的千层底棉鞋，样样都做得精致。她的确是一个又秀又巧的姑娘。我保留了几双母亲做的棉鞋，寒冷的夜晚穿在脚上，热乎乎暖烘烘的，那是一生都走不脱的、来自母亲的温度。



◇人间小景

长寿和娘

李济南

那一年，前埠河发大水，长寿的父亲自愿参加防洪护堤大军。雨大水急，许多人受伤了，指挥长安排伤者住进医院治疗。长寿的父亲在医院里稳定了病情，长寿的娘偏偏要出院，说是回家静养，医生拗不过，只好开了出院手续。庄户人家田地里事多得很，伤口裂开了，也不去医院。长寿娘说是撞了邪，去问神汉。神汉还没请回来，长寿父亲就去世了。

顶梁柱倒了，长寿的娘几乎哭烂了双眼，寻短见死的心思都有。但每看见一拐一歪，有气无力的长寿，心思就沉了下来，自己要是死了，长寿怎么活呢？她钻到深山里挖葛藤的根，捶烂，用大木桶装满水，淀成糊粉，沥水再晒干，用细网筛粉保存。有一天，瘦成皮包骨头的长寿坐在门槛上，有气无力地靠着墙，盼着娘回家，谁知白眼一翻，倒在地上。长寿的娘急匆匆地跑回来，顾不上喘气歇息，慌忙抱起长寿，探了探鼻孔，发现还有点气息，赶紧冲泡葛根粉糊，喂给长寿吃，于是长寿又活过来了。

长大后的长寿做了一份别人不愿干的事——入棺。就是村里人死了，他将死人梳洗，穿上寿衣，放进装有石灰的棺材里。吊死的人，死在外乡的人，主家要请道士做升魂法，拖茅人为亡者超度。给茅草人穿上死者生前穿过的衣服，随道士打杂侍堂等活计，都会叫长寿去做。长寿特别乐意，因为主家除了侍奉烟酒还有丰盛的伙食。长寿的娘讲过，入棺拖茅人是做好事，积德。主家有人请长寿，她都要把儿子叫进内房叮嘱："有主家不要的东西，都拿回来，以后天天有馍吃。"

长寿喜欢吃娘做的馍。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娘能用椿树苗、南瓜叶做成馅，和着甜叶菊，又香又甜。

长寿的娘经常请村东头的媒婆来家串门。"你看长寿也老大不小了，跟他同龄的，生的伢都能帮忙放牛了。你老操操心，替他寻摸个堂客，我也抱抱孙子。"媒婆听了长寿娘的话，面显难色。长寿的娘就走进厨房，拿出白馍，递与媒婆那哼哼叽叽的孙儿吃。媒婆这才舒展了眉头说："准成。"

门前的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媒婆还是没替长寿寻成堂客。

一天，村子里来了个讨饭妇人。七伯说："我们这里寡汉佬虽多，却只有长寿家不缺吃。"有热心的邻居，带着讨饭妇人送往长寿家。长寿的娘围着妇人转了又转，看了又看，笑着说："嗯，屁股大，生儿子不费劲。手大脚大，挑驮是好手。还能生养啵？"妇人点了点头说："能。"长寿的娘连忙对看热闹的邻居说："等长寿的儿子出生，我请大伙喝酒，吃白馍。"旋即收拾床铺，让妇人住下。

这妇人，看着不喜说话的长寿还老用袖口揩鼻涕的样子，也不觉得讨嫌。

长寿的娘又请神汉来家做法事，求菩萨保佑媳妇，顺利怀上胎儿。神汉说："让媳妇自己来求，心诚，才灵验。"一次，长寿堂客去神汉家求子，回家后，发鬓散了，衣服扣错了眼。长寿的娘看见了，咂了咂掉光牙的嘴，无声地笑了笑。

长寿堂客的肚皮，渐渐隆起了。她每天砍柴，挑水，做田地间的农活，忙得风风火火的。邻居们见了长寿的娘，总夸长寿的堂客麻利勤快。

长寿却总是对他娘说："那个女人，吃了我的馍，撵走最好。"长寿的娘笑着对长寿讲："长寿啊，你不要不舍得白馍，你堂客要为你生儿子哩，家里活计都是她做，容易饿。白馍吃没了，娘给你再做。"

长寿推开橱柜门，看见角落里有白馍，伸手拿了出来。长寿的娘看见说："这是留给你堂客吃的。"长寿赶忙推开娘要来拿馍的手，长寿的娘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长寿把馍装进口袋，弯腰将娘抱上床躺下。

神汉来了，皱着眉头，努力地思考想着。过了一会儿，他咳嗽了两声，又眨了眨眼，然后一脸严肃地问长寿："这婆媳俩性格不合，不能在一起，你是要娘，还是要堂客？"

"要娘，娘会做馍吃。"长寿说完，看见堂客挑水回来了，冲着堂客说："你走，莫回来。"并走上前推着堂客出了门。长寿的娘看见了，急忙扯起气力，喊了一声"长寿过来"。神汉连忙按住要起身下床的长寿娘说："你放心，躺着别动。"

有人看见神汉从长寿家离开，走到村头十字路口，向放牛伢打听长寿的堂客走了哪条路，并向那个方向追去。

这些天，长寿家来了许多邻居，有的还送钱给长寿的娘治病，合计着送往医院治疗，她死活不肯去，担心长寿饿了。长寿却只嚷嚷着要吃馍。长寿的娘躺在床上，扯起气力，教长寿如何加粉和水，锅子里放两瓢水，待锅里冷水开了，蒸汽上来了，再添一些柴火就成了。馍蒸熟了，长寿拿给娘吃。长寿的娘吃得很香甜，晚上看见灯光，似乎比往常都明亮。可到了深夜，却总觉得胃里撑得慌，张开嘴，又吐不出来，憋得双眼几乎凸出眼眶，只有一丝气儿，悠悠地游着。

天刚亮，长寿的娘还是走了。儿子将她放进棺材里，大手一抹，将她那睁着的眼皮合上，拿一张黄表纸盖在脸上，木然地看着进进出出帮忙做事的近邻。村里的办事员在七伯的陪同下，给长寿娘鞠了个躬，说是送走长寿的娘后，村里先安排人照顾长寿，待长寿年满六十就接进养老院。

长寿抬头看见灵前贡桌上的白馍，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然后找条凳子，放在棺材旁边，坐下，静静看着躺在棺材里的娘。